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京都中

京都有三卷此卷居中故曰京都中

東京賦

東京謂洛陽其賦意與班固東都賦同

張平子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憚

武

然有間

綜曰有間謂有頃之間也

先生聞公子稱西京奢泰之事心怪其所貴者謂違禮失道故愕然有頃乃能言善曰安猶鳥也處處也言

何處有此先生蓋虛假之論語曰孔子似不能言者孟

子曰夷子憮然為問趙政曰憮然猶悵然向曰大辯

若訥良曰憮然猶然先生怪公子盛稱乃莞善作

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綜曰

舒張面目之貌也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

經於心習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為貴以東

為賤也善曰論語曰莞爾而笑又曰膚受之愬桓子

新論曰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銑曰莞爾小

笑貌濟曰若客謂公子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

也為末學近所受膚薄

禮綜曰苟猶誠也言賓誠信習聽之所聞而心不能以

禮節度其可否也善曰韓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

心也論語曰不以禮節之實遠國語注曰節制也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綜曰言人不能

以禮節度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之事而以此所聞古事為榮貴善曰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向

曰古謂西京今謂東京言公子外雖有胸內實無心所以不能識禮經之節制若此之用心誠宜以彼西京奢

侈為榮以我東京儉約為陋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苦同穆公於宮室

如之何其以溫故五臣有知新胡研覈格是非近於此惑

五臣有也字綜曰如余也覈實也研審也先生言由余但西戎孤陋之臣耳尚知非秦宮室之大如何公子

雅好博古溫故知新之德當審實事理之是非而反惑於此事論語曰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王褒責髡奴曰

研覈否臧善曰史記曰由余本晉人亡入西戎相或王使來聘秦觀秦之強弱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

之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淫此臺若鬼為之則神勞矣使人為之則人亦勞矣於是穆公大慙鄭玄禮記注曰凡穆或作繆悝猶嘲也 翰曰言由余西戎狐陋臣也尚能嘲穆公之奢泰如何公子有溫故知新 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研覈是非之資而反近惑於此

用多僻始於宮隣卒於金虎

綜曰姬周姓也末謂幽厲二主周末世之王多邪僻

之政也鄰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惑於褒姒卒有禍敗也金虎西方白虎神王金金白也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隣金虎宮隣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與比周比周者為隣貪求之德堅若金讒謗之言惡若虎也 良曰言周之末年不能行政政多邪僻宮君也始自幽厲二王小人在位與君子為隣堅若金惡若虎 羸氏搏 附 翼擇肉西邑 綜曰羸秦姓也周書辛以此亡 羸氏搏 翼擇肉西邑 綜曰無為虎搏翼將飛

入邑擇人而食也搏翼謂著翼也搏與附同
翰曰謂據西邑之險擇諸侯而攻之是時也七雄

並爭競相高以奢麗

綜曰七雄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爭謂各強盛而競相高以奢溢將

為國好不復顧於禮法善曰答賓戲曰七雄虺閭
史記張釋之曰秦以苛察相高尚書曰弊俗奢麗楚

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

綜曰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一朝叛之

於前在春秋之時史記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圓之三
月於後在六國之時善曰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

力罷士袪服叢臺之下
臣瓚曰在邯鄲城內

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塲思專

其侈以莫已若

五臣有也字
塲喻七雄為關

難利甯長距者終擅一

塲也史記曰秦始皇秦襄王子名政說文曰擅專也莫
無也若如也言始皇所以思專擅其奢侈者以天下之

君無如於我也向曰言始皇甲兵猛銳乃構阿房傍

起甘泉

綜曰三輔故事秦始皇上林苑中作離宮別觀一百四十六所不足以為大會羣臣二世胡亥

起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三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阿故號阿房也甘泉山名也戰國策范雎曰秦北有

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善曰史記曰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

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又曰始皇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結雲閣冠五臣南山綜

結連也雲閣閣名也高如雲故言雲三輔故事曰秦二世胡亥起雲閣欲與山齊冠覆也南山終南在長安南

濟曰二世起雲閣欲與南山齊又起觀於南山巔也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

大半之賦威以參

夷之刑

綜曰言征稅之賦盡於秦泰之用天下之力盡於長

城與宮室也殫盡也漢書伍被曰秦作阿房宮收太半之賦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言秦造宮室奢麗費用不足乃復收其太半之賦百姓賦稅不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夷之誅參三也謂滅三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征稅也其遇民也若薙帝

毛萇詩傳曰稅斂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征稅也

韓曰夷殺也

其遇民也若薙帝

氏之芟

所街

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

綜曰遇逢遇也周禮有薙氏掌山澤芟除

草管毛詩載芟載柞左傳周任有言曰若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杜預曰芟殺蘊積也崇聚也言秦始皇

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向曰薙氏掌除草蘊崇積聚而又燒之秦之虐民有類於此慄慄徒

黔首豈徒跼

局

高天躋

籍

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

綜曰史記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謂黑頭無知也跼蹐恐懼之貌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蹐偃僂也謂地

蓋厚不敵不踏踏累足也謂此時之民非徒跼高天躋厚地而已乃晝夜畏死其頸善曰豈非也老子曰聖

人在天下慄慄焉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銑曰慄慄衆懼貌黔首人也跼偃傳踏輕足行也言

黔首震懼豈但畏天地也區區五臣以就役唯作惟力是傳輕行而已恐秦法戮之區區作驅以就役唯作惟力是

視已綜曰謂不復知民有緩急與饑寒唯趨區區令作力而善曰左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

力是求餘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無所顧也

綜曰忍堪也言秦天下之民若擔重物不得休息今來歸漢得息肩膊善曰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

晉杜預曰以負擔喻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民不忍欣戴武王賈逵曰戴奉也濟曰百姓不能忍

秦之苦若擔重而行晝夜不息及高祖膺錄受圖順天漢乃捨皆歡欣戴荷高祖之德

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

綜曰膺籙謂當五勝之籙受國卯金刀之語順天謂順天命而

起又悟神姥之言舉朱旗而大呼天下之英雄與其定事也善曰春秋命歷引曰五德之運徵符合應籙次

相代周易曰順乎天漢書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故曰朱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鄭玄曰號令也濟曰膺當

也籙五勝之籙國河所推必亡所存必固綜曰言高祖國大號大發號令也

之亡所存者使之堅固善曰尚書曰推亡固存邦掃乃其昌銑曰諸侯無道者則亡之存道者則固之掃

項軍於垓下紿子嬰於軹

五臣作枳塗音度叶韻綜曰掃

名漢王圍項羽於垓下羽聞四面有楚歌乃與數百騎走高祖使灌嬰追之斬羽東城紿猶繫也子嬰泰子嬰

也善曰史記曰泰王子嬰來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於軹道旁也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軹音

紙

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

綜曰因仍也據就也

府庫謂官吏所止為府車馬器械所居曰庫也作洛謂造洛邑也我我高祖也謂天下新造草創不暇改作如

禮制也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傍規摹莫踰溢不度入

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

譏其泰而弗

五臣作不康

綜曰西匠謂秦之舊匠也目視也翫習也阿房宮名漢書曰梧齊侯

陽城人名延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也規圖也踰越也溢過也度法也臧善也謂西匠所圖越過不得禮法皆言不善也損減也言高祖雖數損減其制度猶過於周家之堂觀視陋小也康安也言觀者習見秦之夸麗觀今日之減小皆以為陋然高祖猶已譏其泰而不安也謂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蕭丞相留長安營起未央

宮立東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見其壯麗怒曰何修宮室之過也善曰聲類曰摹法也老子曰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為良曰西匠西人為匠也高祖既西都秦中復使西人營理宮室西人嘗翫阿房之踰溢過度不

善雖使抑損尚過周宮觀者謂之且高既受命建家造

我區夏矣綜曰高高祖也區區域也夏華夏也言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國家製造區夏善曰毛

詩曰文王受命作周鄭玄曰受天命以王天文又躬自

菲薄治致升平之德綜曰文文帝也躬自菲薄謂儉約漢書大帝欲作露臺召匠計直百

金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太奢何用臺為故文景之際號為升平升平謂國太平也善曰禹菲薄飲食孝經

鉤命決曰明王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綜曰武帝也

漢書武紀曰定越地為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故云大啓土宇啓開也紀記也肅敬也謂登封泰山升禪

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毛詩曰大啓爾宇濟曰登泰山升禪肅然以紀其功宣重直威

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

綜曰宣宣帝也漢書宣紀曰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

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享獻也撫安也戎狄呼韓並國名左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言宣帝能和戎狄

于願銑曰呼韓單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綜曰咸皆也

宗文帝廟號也主木主言刻木為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輟止也凡天子五世則廢今廟不遷毀其主各四時

祭祀無止絕時善曰漢書景紀曰高皇帝為太祖之廟文皇帝為太宗廟言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也鄭

玄論語注曰輟止也翰曰高皇帝為太祖廟大皇帝為太宗廟武皇帝為代宗廟宣皇帝為中宗廟此四廟

代代不遷

銘勲彝器歷世彌光

綜曰彝常也宗廟之器稱彝勲功也歷經也彌

益也銘勲也勒銘於宗廟之器鐘鼎萬祀彌益光明

善曰左傳臧武仲曰夫以大伐小取所得彝器銘其功

烈以示子孫 字林曰銘題勒也

銳

今捨純懿而論

與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

五臣作故舊

故

五臣無

蔽善而揚惡祇

章

吾子之不知言也

綜曰爾雅曰純大懿

美也與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純大懿美之德而專論說與差之過失者也春秋諱國之惡今公子反以為美

談也宜之言義也無猶不也祇是也今公子之義不嫌於蔽國之善揚國之惡是公子之不知言也 善曰國

語曰實有與德賈遠曰與貳也公羊傳曰大惡諱之小惡書之又云魯人至今以為美談說苑楚文侯曰邑中

象好蔽善而揚惡可親問之論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毛萇詩傳曰祇適也向曰先生以為公子之意稱

西京之盛宜不嫌於故舊理當陳飾美事以成其言且春秋諱國惡今公子捨四帝絕大懿美之德不迷取元

成差爽之過以談是蔽善揚惡反似嫌於故舊是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臣五

作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

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綜曰肆放也賢善也謂黃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

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言難公子黃帝等造此是守儉也湯謂殷湯武謂武王革改也言誰遽革改

殷紂夏桀而用師哉以其奢侈姪放所以湯武順天命而行罰之此譏西京公子也善曰尸子曰欲觀黃帝

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章期一也汲冢古文夏桀作傾宮瑤臺彈百姓之財殷紂作瓊室立五門周

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叢子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銑曰言公子以奢放為賢則黃

帝與帝舜作合宮總章是不如桀紂作瑤臺瓊室也若此湯武誰復改易此弊而用師伐滅之盍合亦

覽東京之事以自寤

五臣作悟乎自寤自覺寤也言公子何不覺視也

不視東京之行事心自覺悟即良且夫天子有道守

五臣作在海外綜曰淮南子曰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

曰鄭玄禮記注曰道謂仁義也守位以仁綜作不

時隘害

綜曰人謂衆庶也隘險也言要須擇任賢臣不以隘害為牢固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也濟曰險隘要害之處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

帶

綜曰苟誠也諒信也公子稱巖險周圍襟帶易守故今答曰誠使人心不信何用周圍反易守乎善曰

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也韓曰苟且也公子稱巖險周圍襟帶易守先生言且人心不信雖有於此復

何補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

綜曰負恃也卒終也言負二關以為

牢固終受二人所入也二人謂高祖從武關入項羽從函谷關入善曰漢書曰沛公使兵守函谷關項羽使

黥布攻破之至戲下又曰沛公攻武關入秦應劭曰武關秦南關向曰二關皆秦之塞沛公攻武關入秦又使兵守函谷關項羽使黥布攻破之若此隘阻不足恃明矣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

中而圖大

綜曰彼謂秦也據依也言彼秦偏據關西所規近在二關之內故曰小豈如東京居天地

之中所圖者四海之外善曰尚書曰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勢之中孔叢子曰子貢謂東郭亮曰今

予位卑而國大
據謂西京宅中謂東京

銑曰偏

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隠

烏靡地不營土圭測景

五臣作影

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

然後以建王城

綜曰先王謂周成王也邑洛邑也掩猶及也九隠謂九州之內也靡地不營謂

徧求之下瀍澗及黎水皆不吉鄭玄曰土度也縮短也盈長也謂圭長一尺五寸夏至之日豎八尺表日中而

度之圭影正等天當中也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圭長於影則太近南近北多寒近南多暑近東多風近西多

雨總猶括也王城今河南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

和乃建王國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經度也新序曰營度也九隠合道四海也良曰掩度觀視也九隠九州

之內也靡無也言成王經始此邑度視九州之內無地不營以土圭之法測正日影而此地不縮不盈正得天

地之中四時風雨於此

審曲面勢

綜曰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而建

交會故建立王城也

王都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司農曰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也濟曰審其

曲折觀其面勢

汧素洛背河左伊右澠

綜曰汧向也洛洛水河黃河伊伊水澠澠水

善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孔安國曰洛出上洛山伊出陸渾山澠出河南北山

西阻九阿東門于旋

綜曰謂東有旋門在成阜西南十數里阪形周屈故曰于旋善曰

穆天子西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里有九阪阻險也阿曲也銑曰洛陽西十里九阪之道謂之九阿

旋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

綜曰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為諸侯約誓於其

上尚書曰東至于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太谷在輔氏北洛陽西也洛陽記曰太谷洛

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
鉅曰盟津河名太谷谷名
廻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

輶轅

綜曰伊闕山名也輶轅阪名也廻曲也捷邪也謂大道迂曲乃當伊闕之外邪徑趨疾當歷輶轅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道由也史記吳起曰桀之居伊闕王逸楚辭注曰捷疾也左傳注曰捷邪出也漢書沛公

從輶轅臣瓚曰在緱氏東南輶曰言大道伊闕之界迂廻而行輶轅之上雖邪亦捷也太室作鎮

揭竭

以熊耳

綜曰太室嵩高別名也揭猶表也言以嵩高之嶽為國之鎮也復表以熊耳之山

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太室在陽城縣西羽獵賦曰揭以崇山熊耳山名尚書傳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也

底柱輶流鐔

徒以大峽東音破綜曰底柱山名也在河南向居河中猶柱然也

輶止也善曰尚書曰導河至於底柱東過大峽韻集曰鐔劍口也言大峽之險同乎劍口也莊子曰天子之

劍以周宋為鏹

良曰底柱

溫液湯泉黑丹石緇

音萍

山在水中若輟止於流也

曰言泉水如湯浴之可以除病在河南梁縣界中黑丹石緇謂黑石雜色也言溫液即湯泉之流黑丹石緇之

所出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出黑丹張揖子虛賦注曰玄厲黑石可用磨也良曰緇黑也言丹

黑土石相雜王鮪岫居能來鼈三趾魚名也居山穴中長老

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

穴在河南小平山善曰周禮曰春獻鮪鄭玄曰王鮪魚之大者山海經曰陽狂水西南流注于伊水中有三

鼈三足曰能處妃攸館神用挺紀傳曰成王遷九鼎於洛邑卜年七百卜世三十後皆如其言故云神所挺紀

謂告年紀之處也善曰楚辭曰迎處妃於伊洛王逸

曰處妃神女蓋伊洛之水精濟曰處妃
神女也當亦館於此中其神挺然可紀
龍圖授羲龜

書界

必如綜曰尚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
利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

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
曰爾雅曰界賜也史記禹姓姁氏

善召伯相宅卜惟洛

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

綜曰相視也宅居也惟有也食
謂吉兆謂初造洛邑召公先相

宅卜之吉周公繩度之合於制度善曰尚書曰召公
既相宅卜惟洛食孔安國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

兆順食墨吉也尚書曰周公作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
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濟注

同萇直弘魏舒是廓是極

綜曰萇弘周大夫獻子也廓猶規也魏舒晉
大夫獻子也廓猶規也極致

也謂二人率諸侯曰敬以致功規度王城三旬而立之
善曰國語曰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為之

告晉左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周
向曰廓間也極致也言致功開立之也
經途九軌

城隅九雉

綜曰南北為經途道也軌車轍也善曰周
禮國中經途九軌鄭玄曰塗容九軌謂轍廣

也又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鄭玄云雉度
也謂高一丈長三丈為雉銳曰隅角也度洛堂以

筵度室以几

綜曰堂明堂也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
七尺善曰周禮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

筵幾為準

取京邑翼翼四方所視綜曰京大也大邑謂
貌言常為四方觀翼翼然也善曰毛詩

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良曰翼翼美貌漢初弗之宅

也故宗緒中圮

平

巨猾間

去

豐

許

覲竊弄神器歷載三六

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

綜曰緒
純也圮

絕也漢家不居於洛故宗廟之統中途廢絕也巨王莽
字巨君也猾狡也間候也豐隙也神器帝位也言王莽
因成哀無嗣元后秉政漢祚微弱篡處高位載年也三
六十八年謂王莽篡位一十八年也天位帝位也于於
也蒸衆也罔無也言是時衆民無敢有二心於莽者毛
詩曰于時言言尚書曰蒸民乃粒威畏也重猶多也謂
天下所畏己者多矣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者敗之韋昭漢書注曰神器天子璽也尚書曰天
位艱哉左傳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向曰言漢
初不居我東京所以中有毀絕巨大也大猾王莽間伺
竊盜輕弄帝位歷十八載偷以自安蒸衆也時衆人不
敢二心於莽者懼莽之威深重矣此皆由西都之禍

我世祖忽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

所墟今墟綜曰世祖光武

威重如此也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世祖所起之處也初
為更始大司馬討王郎於河北北為參虛分野龍飛鳳

翔以喻聖人之興也善曰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授與

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也鉞斧鉞也四七二十八將也共工霸天下者以喻王

莽也六韜曰凡國有難君召將以授斧鉞漢書曰顯項有共工之陣以定

水災翰注同櫓檣旬始羣凶靡餘也謂王莽之在位如妖氣之在天世祖除之凶惡無餘爾雅曰彗星為

櫓檣旬始妖氣也史記曰旬始狀如雄雞也靡無也今言世祖除凶賊區宇又寧思和求中寓言海內既已又

無有遺餘也安思求陰陽之和天地之中而居之良曰天下又安思陰陽和求天地中將都於此

都茲洛宮善曰尚書曰審作聖明作哲老子曰滌除玄覽

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王弼曰玄物之極也廣雅曰玄遠也濟曰言光武聖智

通覽洛宮之

曰止曰時昭明有融

綜曰曰辭也時是也融長也言當止居是

洛邑必有昭明之德長久之道也

善曰毛詩曰曰止

曰時昭明有融向曰時是也融長也言光武當止是

綜曰止戈曰武謚法

明長久之福既光厥武仁洽道豐

定禍亂曰武洽合也豐盛也世祖既能止戈故謚光武言仁義之道大豐盛也善曰洽霑也翰曰言能光

仁道滿盛也登岱勒封與黃比宗

綜曰登上也岱泰山也謂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故封泰山勒功於石以紀號也黃黃帝也史

記曰崇高也言世祖與黃帝比其尊號善曰史記曰

黃帝封泰山禪云亭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逮至顯宗

三十二年乃封禪孔安國尚書傳曰崇尊也逮至顯宗

六合殷昌

綜曰逮及也殷盛也昌熾也顯宗明帝號也

十三

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也
良曰至顯宗之時天下殷富昌盛也

乃五臣作既新崇德

遂作德陽

綜曰崇德德陽皆殿名崇德在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良曰天下富盛乃理宮室

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

七將反綜曰啓闈也瑞門南方正門應門中

門也善曰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端門毛詩曰應門將將毛萇曰將將嚴正之貌

向曰闈門也言此門特達衆門而起將將高貌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

綜曰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也謂東方為木主仁如春以生萬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賢門於東也

西為金主義音為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德義之聲故立金商門於西善曰漢書曰角為木為仁商為

金為義也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綜曰德陽殿東門稱雲龍門德陽殿

西門稱神虎門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飛飛龍也易曰雲從龍為木獸春路東方道也善曰漢書曰東宮

蒼龍又曰東方於時為春宮殿簿北宮有雲龍門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漢書曰西宮白虎又曰西方於時為

秋宮殿簿北宮有神虎門翰曰雲神昏建象魏之兩龍虎所用也龍可使飛集虎可使屯置

觀旌六典之舊章

綜曰象魏闕也一名觀旌表也言所以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

謂懸書於象魏決日而敘之善曰周禮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

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舊章不可忘向曰旌明也懸之於闕以明之其內則含德章臺

天祿宣明溫飭

勅

迎春壽安永寧

綜曰八殿皆以休令為名美時君之德在

應門之內也飛閣神行莫我能形

綜曰言閣道相通不在於地故曰飛人不見行往故

曰神形謂天子之形容

言我無能說其形狀也

秋蘭被涯

宜

渚戲躍魚淵游龜蟠

音攜

經曰渚龍池名故歌

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似雷芳林苑名九谷八溪養魚池芙蓉荷華也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渚水渚也

戲游也躍跳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蠃類也凡此物謂取有時非時則恣之游戲不驚動也善曰

楚辭曰秋蘭兮青青鄭玄注周易曰蘭香草也

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鵞

匹

鵞居

秋棲鵞

骨

鵞

竹

切善

春鳴雉

余

鳩麗

五臣作

黃關關

嚶嚶

名也

修長也

作鵞

冬青謂不彫落也水稱陰幽流謂伏溝從地下流通於河也水黑色故曰玄泉冽清澄貌爾雅曰鶯斯鵞鵞郭

璞曰鷦鷯匹鳥腹下白又曰鷽鷽鷽郭璞曰鷽鷽似
山鷽短尾青黑色秋棲春鳴謂各得其性也爾雅曰鷽

鳩王鷽也郭璞曰鷽鷽鷽類又曰鷽鷽鷽黃也鷽黃黑
也關關鷽鷽謂音聲和也鷽鷽古字通善曰楚辭曰

晚沅湘之玄淵毛詩曰冽彼下泉於南則前殿靈臣
濟曰離宮宮名幽流洑流也冽冷也

作臺龢驩和歡安福龢驩安福二殿名並在德陽殿
雲臺龢驩和歡

之南銳曰謬移門曲榭邪阻城洫綜曰謬門永室門
三者皆殿名謬移門曲榭邪阻城洫也臺有木曰榭阻

依也洫城下池永室門及榭皆屈曲邪行依城池為道
也翰曰謬門門名宮室相接謂之謬言邪枕城池也

奇樹珍果鉤盾允垂所職綜曰奇異也珍貴也鉤盾今官
奇樹珍果鉤盾

雅曰職主也向西登少華亭候修勅綜曰登升也並
曰言珍者美之也

次定曰車人言
文選
十五

治勅整也謂西園
中有少華之山
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離

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

綜曰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紆

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也詩曰西南其戶不
雕不刻尚質也言殿舍之多其戶或西或南也我后謂

明帝也宴安息止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嚮
晦入宴息濟曰我天子好儉約乃安止於此於東則

洪池清灋

語

淶水澹澹

徒敢

內阜川禽外豐葭茨

王政獻鸞

蜃

示忍

與龜魚供蝸

古

廬

五臣作

與菱芡

巨儼反

洪池

池名也在

洛陽東三十里阜多也

豐饒也

內多魚鼈外饒蘆葦也

蝸螺也菱芡難頭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灋在

池水上作室可用棲鳥鳥入捕之高唐賦曰水澹澹而
盤紆說文曰澹澹水搖貌爾雅曰葭葦也茨蘆也蘆五

患切周禮曰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供蜩蠃鄭玄曰
蜃大蛤也杜子春曰蜃蚌也蜩與蠃同禮記曰蜩醢而

苾食周禮曰加籩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平樂

觀名也都謂聚會也為大場於上以龍雀蟠盤蛇紆天

馬半漢綜曰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也蟠蛇半漢皆形

飛廉并銅馬置上瑰異譎詭燦爛炳煥綜曰瑰奇也譎

炳煥潔白鮮明之貌銳曰瑰異譎詭並奇也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

動中得趣綜曰言皆合於禮故奢不至侈儉不至陋也

之意也家語曰公甫之婦動於是觀禮禮舉義具綜曰

中得趣向曰盡合法則

也言觀王之光明禮義皆備具也善曰左傳曰經始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濟曰觀其禮具見其義

勿亟力成之不日

綜曰勿猶不也亟急也成之不日言不用一日即成之善曰毛詩曰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毛萇曰經度也又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良曰亟急也經始之際不務於急百姓慕義不

終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而成

之卑室

綜曰勞苦也逸樂也善曰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饗客於章華之臺楚王曰翟亦有

臺乎使者曰翟王茅茨不剪采椽不斷猶以作者大勞居者大逸墨子曰堯舜茅茨不剪采椽不刊說文曰茅

茨蓋屋也論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銑曰言天子猶以為百姓為之勞苦我居之逸樂乃思堯舜茅

茨不剪大禹卑具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宮室將師法之

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

綜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頒布也常舊典也

以行教化布典禮之宮也複廟重覆也重屋重棟也謂明堂廟屋前後異制謂宮室之飾圓者象天方者則地

也鄉方也言頒政賦常隨時月而居其方月令曰孟春居蒼龍左个善曰禮記曰複廟重檐達鄉謂天子廟

飾也大戴禮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然九室則九房也八牖八達也大戴禮曰明堂者上圓下方范子曰天者

陽也規也地者陰也矩也三輔黃圖曰明堂方象地圓象天又曰明堂順四時行令良曰所以布常禮之宮

複廟重檐飾也明堂九房而八牖授猶賦也順隨也言班政賦教必隨時月而居其方造舟清池

惟水泱泱

音央造舟為梁泱泱水流貌善曰毛詩曰瞻彼

洛矣惟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

奴來反協

韻 綜曰言德陽殿東有辟雍於西有靈臺謂於其上
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射鄉者曰辟雍司歷紀候節
氣者曰靈臺也進善也衰老也言因其進則舉而用之
衰減者拒而退之謂擇賢以大射所以表明德行簡錄
其能否謂辟雍也善曰尸子曰治國有四術一忠愛
二無私三用賢四簡能爾雅曰簡猶擇也 向曰謂辟
雍也因行禮射有才德者則進用之有良 馮水相亮觀
退者則距絕之此表異其賢簡別所能也 馮水相亮觀
侵 沒 祈禱 禳災 善曰周禮曰春官宗伯馮氏掌歲
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侵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也
祈求福也禳除也災禍也謂求祈福而除災害也爾雅
曰禱福也鄭玄周禮曰却變異曰禳 銑曰侵氣氣
也祈求也馮相氏主候星宿氣氣之官求福除災 於
是孟春日羣后旁戾 綜曰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
文祖孟春正月也元日正日也

羣后公卿之徒也旁四方也庚至也言諸侯
正月一日從四方而至各來朝享天子也
百僚師師

于斯胥洎

綵曰尚書曰百僚師師百僚謂百官也師師
謂相師法也胥相洎反也言元日百官於此

相連及而來朝賀也
百官互相師法於此相及

良曰
藩國奉聘要荒來質

徵利反

綵曰謂王侯藩稱國也言要荒之外所奉聘令者盡來
朝見善曰周禮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藩服魏相上封

顯明功臣以鎮藩國鄭司農周禮注曰衆來曰覲寡來
曰聘尚書曰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漢書曰樓蘭

王遣子質漢銑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藩服藩服外五
百里曰綏服綏服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五百里曰

荒服此五服之君皆
來聘留子以質之
具惟帝臣獻琛執贄
音至
綵曰

獻貢也琛寶也執持也贄禮也言藩國來貢者謂隨土
所出寶而貢之也善曰萬邦黎獻具惟帝臣毛詩曰

來獻其琛封禪書曰百蠻執贄周禮曰以六禽當覲於作六贄鄭玄曰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

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綜曰覲見也言於此之時當入見於殿下者可數萬人分於闕下夾

道為二部良曰數萬言多也以二列為二行爾乃九賓重平臚盧人列綜曰言鴻

臚所主羌胡之人皆羅列於朝廷也善曰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人語九賓臚句傳韋昭曰九賓則周

禮曰九儀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臚傳也次以傳上令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臚下傳告上句臚猶行

也二訓雖殊皆以行上語為臚也濟曰重言積重多也臚人鴻臚也主賓客之官羅列其尊卑以朝也崇

牙張鏞庸鼓設綜曰崇牙栒虞上板作劒銘者橫曰栒植曰虞張謂樹之以懸鐘鼓也善曰栒

毛詩曰崇牙樹羽又曰鏞鼓有數毛茂詩郎將司階虎傳大曰鏞良曰崇牙猶冀虞以挂鐘鼓

戟交鍛殺龍輅充庭雲旗拂霓五結反綜曰言虎賁

賁或執戟或持鍛而相對也交鍛謂交加而設兵器也馬八尺曰龍輅天子之車也故曰龍輅充滿也庭朝也

旗謂熊虎為旗為高至雲故曰雲旗也楚辭曰載雲旗之遠夷拂至也霓天邊氣也善曰漢書曰儀兵郎中

夾階說文曰鍛鍛有鐔銑曰鍛鋒夏正三朝庭燎哲也

哲五臣作晰章烈反綜曰夏家建寅之正漢家所用也三朝歲月日朝哲哲大光明也善曰東都賦曰

春王三朝三朝歲首朔日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撞洪未艾庭燎晰晰向曰庭燎焚柴也晰晰火明貌撞洪

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普蓋苦隱火若疾霆轉雷而

激迅風也綜曰撞鏗也伐擊也靈鼓六面鼓也旁四方也震驚也八鄙四方與四角也軒盛隱勻鐘

文選 十九

鼓之聲也霆霹靂也迅疾也言鐘鼓之聲又若雷霆之相轉亦如急風之迅疾也善曰禮曰靈鼓露鼓

曰其發越迅疾若此是時稱警蹕已下彫輦於東廂繅曰警謂清蹕也輦人挽

車彫謂有彫飾也殿東西次為廂善曰漢書儀注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孔安國尚書傳曰彫

刻鏤也銑曰皇帝輦動左右稱警東西序曰廂天子至於此冠通天佩玉璽徒紆皇

組要平干將負斧宸次席紛純之左右玉几穆穆而南

面以聽矣繅曰通天冠名也佩帶也玉璽天子印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紆垂也皇大也組綬

也干將劍名也越絕書曰楚王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也吳越春秋曰干

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白與黑謂之斧展屏風樹之坐後也次席竹席也紛純謂以組為緣

周禮曰天子左右玉几鄭玄曰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善曰禮記曰天子負斧宸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
也周禮曰大朝覲王設黼依設莞席紛純次席黼純左
右玉几次席紛純謂三席俱設互言之周易曰離者明
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
諸此良曰要帶也宸依也施斧文屏風於後然後

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

曰

百辟諸侯也司主也儀法也辨別也言百官有分別者
謂司主之次也班位次也謂尊卑有等差也善曰毛
詩曰百辟其刑之周禮曰司儀主禮掌九儀之賓客分
別五等之諸侯左傳臧僖伯曰明貴賤辨等差國語曰
班爵貴賤以列之周禮曰子執穀璧孤執皮帛卿執羔
大夫執鴈立各有次第奠置也向曰辟君也司儀掌
九儀辨尊卑等班也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
奠定也言班等既定

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

綜曰壯觀言天下之

人壯大觀覽也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將將鄭玄曰威儀容止之貌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也

善曰周禮曰王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玄曰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

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又曰諸侯心平手禮伯男手在心下禮外國君在心上禮

特揖特獨也言一揖之大夫旅揖旅衆也言衆揖之乃士傍揖言不正也穆穆皇皇濟濟將將皆盛美之貌

美公侯卿士登自東除五臣作塗訪萬幾詢朝政勤恤民隱

而除其眚

所

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

綜曰美延也登進也

謂命之上殿也天子從中階諸侯從東西階言幾微之事曰有萬種詢謀也謂與謀朝政有所先後者也恤憂

也隱痛也膏病也言有隱痛不安者今憂恤之也隍城下坑無水者善曰東除階也尚書曰一日二日萬幾

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

之於溝中鄭玄毛詩箋曰納內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良曰東塗東階也膏災也言天子憂民之所痛為

除其災若不得其所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曰猶已納於隍池之中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曰

荷負也怠懈也皇暇也言無有懈怠於寧靜者謂常有所憂也善曰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

可不善擇而後錯之毛詩曰不敢迨遑發京倉散禁財向曰匪敢怠慢何暇為安靜自樂也

賚皇僚逮與臺綜曰發開也京大也禁藏也賚賜也皇僚百官也逮及也言天子散發禁庫之

財無問貴賤皆賜及之善曰尚書曰散虎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左傳曰人有十

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士臣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
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漢書公卿言曰陛下出禁錢以
賑元元應劭曰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
私養銑曰皇大也與臺賤稱上賜大官下及賤人

命膳夫以大饗饗餼虛決子乎家陪綵曰周禮曰膳夫

腥曰餼決徧也家陪謂公卿大夫之家善曰毛詩曰
牲牢饗餼論語曰陪臣執國命翰曰言大饗賜官僚

生熟之物徧禮春醴禮惟醇燔元災綵芬綵曰醇厚也燔
於公卿之家禮春醴禮惟醇燔元災綵芬綵曰謂災肉也芬

芬香氣盛也善曰毛詩曰為此春酒又曰燔災芬
呂氏春秋曰厚酒肥肉銑曰醴酒也芬芬香也燒災

飲食之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跋七
香也

綜曰康樂也其俱也言君臣皆歡樂而和悅也已止也
跋退也謂品秩官僚等並止事而退還善曰毛詩曰

公尸來止熏熏毛萇曰熏和悅也國語楚昭王曰百姓
千品萬官億醜管仲曰有司已事而竣竣與竣同濟

曰君臣歡康盡醉酒氣薰薰然勤屢省昔懋五臣乾乾
言百官畢禮事皆跋巡而退

綜曰屢數也省察也懋勉也乾乾敬也善曰尚書曰
屢省乃成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良曰言勤茂此道

也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綜曰協同也淳厚也
玄天也自然通神明

也言帝如此清惠之風同於天德淳厚之化通於神明
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風教也老子曰為而不宰

是謂玄德王弼曰玄德者皆有德不知其至出於幽冥
者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曰自然者無稱之

言窮極之辭銑曰言合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濫思以
玄遠之德通自然之道

顧愆綜曰憲法也先靈先聖之神靈即謂堯舜也愆過
也齊同也軌迹也言有事能思信與先聖同軌迹

也善曰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翰曰言猶三思懼已有過招有道於側陋開敢

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潔旅東帛之幾幾音殘 綵曰招明也有道

言使郡國於側陋之中舉有道之士而用之也直言謂直諫者也耿潔也旅陳也謂有清潔者也言丘園中有

隱士貞潔清白之人聘而用之東帛謂古招士必以東帛加璧於上周易曰六五貢于丘園束帛幾幾王肅云

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時也幾幾委積之貌善曰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漢

書曰舉能直上下通情式宴且盤綵曰上謂君下謂臣式用也盤樂也言君

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善曰墨子曰古者聖王惟能富以尚同是故上下通情

毛詩曰嘉賓及將祀天郊報地功善曰將欲也白虎通式宴以樂也及將祀天郊報地功善曰將欲也白虎通

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潔也周禮以正月上辛郊祀告于上帝祭天而郊以報去年土地之功京房易占

曰立秋報地功 銑曰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 禋曰祭南北郊報天地之功

也玄天也玄黃天地言天子祭天地之際思念所以盡其忠敬 善曰禮記曰共皇天上帝之神以為人祈福

周易曰天玄而地 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黃 翰曰虔敬也

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 五臣無也 綜曰殫盡也獻

子言是天帝之子也 善曰毛詩曰至止肅肅禮記曰天子穆穆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祀周禮曰以禋祀

昊天上帝毛詩曰允矣君子 濟曰言乃整法服正冕

帶 綜曰整理也冕所謂平天冠也言天子素帶朱裏謂三皇已來始冕制有數種鄭玄曰長一尺七寸廣八

寸前圓後方以珠玉飾之也法服謂衣服並有法度
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向曰法服天子

服也整其珩行紃丁宏紃延玉笄綦其會火龍黼黻

藻綵

律

鞞

干厲

紃曰笄簪也謂以玉飾之善曰左傳

冠者紃纓從下上者紃冠之垂者紃冠上覆者周禮曰
王之五冕玉笄也又曰王之皮弁會五采玉隕鄭玄曰

會縫中琪如綦綦謂結皮弁於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
二以為飾謂之綦會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藻綵

鞞鞞屬旂纓昭其數也杜預曰火畫火也龍畫龍也
白與黑謂之黼黻兩色相戾也藻綵以章為之所以藉

玉鞞佩刀鞞上飾鞞下飾鞞屬紳帶結飛雲之袷古輅

之垂者旂旌旗之旂纓在馬膺前
路樹翠羽之高蓋綜曰袷輅次車也次車樹翠羽為蓋如雲飛也今世謂之羽蓋車善曰

高唐賦曰翠為蓋建辰旒求之太常紛焱五臣作颺悠以容裔綜曰

辰謂日月星也畫之於旌旗垂十二旒也常上畫三辰以象大明也謂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三旒紛盛也悠從風貌容裔高低之貌焱火花也言風鼓動旌旗紛紛盛亂如火花之飛起善曰周禮曰日月為常左傳曰三辰旌旗昭其

明也向曰辰日月星辰畫之於旒垂十二旒名太常颺悠容裔從風轉薄貌六玄蚪渠之奕奕齊

騰驤而沛善外艾走也奕奕光明沛艾作姿容貌也善曰甘

泉賦曰六玄蚪毛詩曰四牡奕奕相如大夫賦曰沛艾赳赳良曰馬高七尺曰蚪騰驤沛艾馬行貌龍輶張

華轍蟻金鉞犯鏤錫音陽綜曰輶車輶輶瑞上刻作龍頭

轍郭璞曰在軾上環轡所貫也蔡邕曰金鉞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鏤彫飾也當顙刻金為之毛

詩曰鈎膺鏤錫銑曰輶車轅刻為龍華方鈎左肅徒華采也載轡謂之轡金鏤錫皆馬之飾

環音襄綜曰方鈎謂轅旁以五寸鐵鏤錫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以翟尾結著之轅兩邊恐馬相突也左肅以旄

牛尾大如斗置馱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鈎膺當胃鑾也環馬帶玦以玉飾濟曰肅以牛旄尾為之皆馬上飾

聲噦噦外和鈴鈎鈎也噦噦和鳴聲鈎鈎小聲善曰毛詩曰

鑾聲噦噦重輪貳轄疏轂飛軫音零綜曰蔡邕獨斷曰乘輿和鈴鈎鈎重輪貳轄飛軾重轂外復有一轂副轄其外乃

復設轄然重輪即重轂也飛鈴以緹紬廣八尺長拄地畫左青龍石白虎繫軸頭取兩邊飾蔡邕月令章句曰疏鏤也良曰

重為輪以二轄括之疏轂刻其羽蓋歲歲綈詭瑤爪曲莖綜曰輶為文飛軾畫緹紬繫軸上

以翠羽覆車蓋也歲歲羽貌詭詭爪悉以金作華形莖皆曲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與瑤同濟曰言羽蓋悉以

金作華飾之具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綜曰五莖低曲而靡迤時之服

各隨其車車各一色以為副貳副車各一乘今謂之五帝車也龍旂者交龍為旂也鞶令之馬大帶也纓馬鞅

也善曰毛詩曰龍旗陽陽周禮曰玉路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聲繁與鞶古字通向曰皆載龍旂繁多纓

其間立戈迤戈戛農與輅木綜曰戈謂木勾矛戟也戛

是謂戎輅農與無蓋所謂耕根車也言耕稼於籍田來馬無飾故稱木善曰迤邪也銳曰戈短故立於車

上矛長故靡迤邪柱也農屬之車九九乘軒並轂綜曰與籍田車也車無飾曰木欲車九九乘軒並轂副車

曰屬言相連也屬車有藩者曰軒皆在後為三行故曰並轂善曰漢雜事曰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

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良班伏弩重旂朱旄青曰屬車後車也並轂言車多並行

屋

綜曰通帛曰旃朱旄旒牛尾赤色者也青屋青作蓋裏也善曰說文曰斑車蘭問皮筐以安其弩也徐

廣車服志曰輕車置弩於軾上奉引既畢先輅乃發綜曰以屬車然置弩於斑曰斑弩

奉引謂引道者言道引之次已定前車乃發善曰漢官儀曰大駕則公卿奉引尚書曰先路在左壘之前

鸞

五臣作鑾旗皮軒通帛績五臣作蒲旆綜曰鸞旗謂以象鸞鳥也皮軒以虎

皮為之善曰蔡邕車服志曰鸞旗俗人名曰雞翹上林賦曰前皮軒後道游通帛曰旗國語曰分魯公以少

帛績茂韋昭曰績茂大赤也茂音旆旆皆旌旗銳雲罕九旂由曰鑾旗皮軒皆車也通帛蒲旆皆旌旗

闡

五臣作戰轆文鞬音葛綜曰雲罕旌旗之別名也鉞所反戰轆鞬九旂亦旗名也闡鉞也轆鞬離亂

貌善曰上林賦曰載雲罕說文曰旂旂施旒也史記趙良謂衛鞅曰君之出也操闡戰者旁車而趨王逸楚

辭注曰轡轡參差縱橫也向曰鈹鈹也髯而髯毛被繡虎夫戴鵠音曷絲曰髯

鬣鬣頭茸騎也善曰漢書并為鬣頭應劭曰繡衣在天子乘輿之前鵠鬣鳥也鬪至死乃止今武士戴之取

猛也司馬彪續漢書附承華之蒲梢所交飛流蘇之騷曰虎賁騎皆鵠冠

殺桑葛反綜曰駙副馬也承華廐名也言取華廐之蒲梢以為副馬也漢官儀有承華廐善曰後宮蒲

梢汗血之馬流蘇五采毛雜之以為馬飾而垂之續漢書曰駙馬赤珥流蘇摯虞決疑要注曰凡下垂為蘇騷

駘垂貌良曰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曹才達騷駘駘貌

綜曰後陳者謂北軍五營兵在後陳列嘈騷鼓聲也善曰漢書曰隤銅丸以撾鼓聲中嚴鼓之節晉灼曰疾

擊鼓銑曰輕捷武猛者謂以軍兵在後陳列鼓奏嚴殺之聲嘈騷震發也戎士介而揚揮

戴金鉦

征

而建黃鉞

綜曰戎兵也

士士卒也介甲也

鉞鉞

鉞鉞

鏡之屬也

黃鉞以黃金飾之

善曰左傳

獨斷乘與後有金鉞

揚

黃鉞

韓曰戎士武士也

言武士帶甲

清道索

五臣列

乃揚舉揮發也

黃鉞

韓曰戎士武士也

言武士帶甲

清道索

五臣列

乃揚舉揮發也

鉞鉞類黃鉞金飾斧

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

隣

殿

見

未出乎城闕

旆

已迴

五臣作

已反

乎郊畛

音真協韻

綜曰清道謂蹕止行

天子行如上天之

星行羅列有次肅肅敬貌習習行貌隱隱衆多貌隣隣車聲

也殿後車也旆前車也郊畛謂郊界也

言從之多後猶未出

城闕前已迴于郊界也

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

而後行周易曰天行健尚書大傳曰明明上天爛然星

陳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

也

濟曰天子清道而行若天之行轉星之陳布肅肅

也

濟曰天子清道而行若天之行轉星之陳布肅肅

也

也

習習隱隱轉轉皆車馬聲言後車未出城前車已自郊而反言車騎之多盛夏后之致美爰

恭敬於明神

綜曰盛猶嘉也夏后禹也言今嘉欲行禹之事爰布恭敬於神明也善曰論語曰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毛詩曰恭敬明神也向曰言敬神之美盛於夏德爾乃

孤竹之管雲和之瑟

綜曰孤竹國名出竹善曰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和與蘇古

字通鄭玄曰孤竹特生者也雲和山名也出美木用為瑟其聲清亮良曰孤竹雲和皆山名生竹與梓可為

管為瑟因以名之

雷鼓鼗鼗玄六變既畢

綜曰雷鼓八面鼓凡樂六變為一成則更

奏畢盡也

善曰周禮曰雷鼓路鼗奏之若樂六變一變川澤之神見二變山林之神見三變丘陵之神見四

變墳衍之神見五變地神見六變天

冠華秉翟列舞八

侑綜曰冠華以鐵作之上濶下狹以翟雉尾飾之舞人

殺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善曰蔡邕獨斷曰大樂郊祀舞者冠建華冠毛詩曰右手秉翟馬融論語注曰佾

列也良曰言舞人元祀惟稱羣望咸秩綜曰元天也祀祭也稱舉

也謂大祭天地之禮既舉羣岳衆神望以祭祀之皆有秩次善曰尚書曰咸秩無文王肅曰秩序也左傳曰

乃有事於羣望孔安國尚五臣作燎之災燭致書傳曰在遠者望而祭之

高煙乎善作太一綜曰魘飛魘也熒之言聚也謂聚薪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於天也太乙

天之尊神也曜魄寶也善曰周禮以燄燎祀司中司命郭璞方言注曰火熾猛為燄說文曰致送也漢書曰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向曰神歆馨而燄木名周禮用之焚燎之烟上至於太一

顧德祚靈主以元吉

綜曰歆饗也顧眷也祚報也靈明也元大也吉福也言天神覩人主

之明肅顧饗其馨香之祭故報之以大福尚書曰明德惟馨周易曰黃裳元吉然後宗上帝於

明堂推光武以作配

綜曰宗尊也上帝太微中五帝也配對也言尊祭五帝於明堂以光

武配之漢書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之

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

來推

祖回反綜曰辨別也方位謂四方中央之位也則法也五精五方星也帥循也推至也言五帝總

集至明堂善曰漢書曰祀五帝於明堂坐位各處其方孝經鉤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

神爾雅曰推至也向曰辨五方之位正其法則則五方精靈帥然來至也

尊赤氏之朱光

四靈懋

未候而允懷也綜曰赤氏謂漢火德所統赤帝燔怒也河圖曰四靈蒼帝神名靈威仰赤

帝神名赤嫫怒黃帝神名含柅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
帝神名協光紀今止云四靈謂除赤餘有四懋悅也懷
安也善曰尚書曰民其允懷孔安國曰民信歸之
濟曰四方之靈皆美悅而信安之懋美也允信也懷安

也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

綜曰改易

迭更也代謝也言感四時之謝而欲享祀也廣雅曰蒸
蒸孝也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韭卯夏麥魚秋黍肫
冬稻鴈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善曰易乾鑿度
曰孔子曰天地有春秋冬夏節故生四時又曰五行迭
終四時更廢尚書虞舜蒸蒸蒸廣躬追養於廟五臣吐
雅曰感傷也良曰不忘祖考躬追養於廟作宗祧堯

奉蒸嘗與禴

藥

祠

綜曰言祭皆追感孝養之道故躬自為之躬猶身也善曰禮緯曰祭者

所以追養繼孝也禮記曰遠廟為祧毛詩曰禴
祠蒸嘗公羊氏傳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蒸物牲辯

偏省設其福衡

綜曰物性謂祭祀之物皆偏省視之也
機木於牲角端以備抵觸謂之福衡

善曰周禮曰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杜子春曰福衡所以持令不得抵觸

人毛魚

炮

豚胎

博

亦有和羹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毛魚者豚胎去其毛而魚之以

備八珍毛詩曰毛魚載羹周禮曰飲食之豆其實豚胎杜子春曰以胎為膊謂脇也毛詩曰亦有和羹良曰

毛魚豚也胎豚脅亦有以和羹

滌濯靜嘉禮儀孔明

綜曰滌濯謂洗滌也靜潔也嘉善也

孔甚也言禮儀甚鮮明也善曰周禮曰大祭祀賦滌濯鄭玄曰滌澆祭器也毛詩曰邊豆靜嘉又曰禮儀既

備又曰祀

萬舞奕奕鐘鼓喤喤

音皇

綜曰萬舞千也奕奕舞形也喤喤鼓聲

也善曰毛詩曰萬舞奕奕鐘鼓喤喤

靈祖皇考來顧來饗

平

神具醉止

降福穰穰

而羊反之神顧慙子孫享其食也

神名謂先帝也言先帝

也止已降下也穰穰衆多也

善及至農祥晨正土膏

脈起

也 善曰農祥天駟即房星也晨時正中也謂正月初

辰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農祥房

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脈理也膏土潤也

祥候也是時土脈潤起可以耕也 乘鑾輅而駕蒼龍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乘鑾輅駕蒼龍鄭玄曰鑾輅有

虞氏之車也有鑾和之節而飾之以青輪春東方色青

也馬八尺乘此為龍 良曰介馭間以剡以耜耒帝在左御在

中介處右 善曰禮記曰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玄曰保介車右置耒耜于車

石與御者之間明以勸農又使勇士衣甲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毛詩曰以我覃耜毛萇曰覃利也鄭玄

禮記注曰耜耒之金也覃與剡同向曰剡利也躬三推也置利耜于介者左馭者石故曰問耜田器也

土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四年詔書曰朕親耕于籍田以祈

農事禮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為籍千畝揚雄上林苑歲曰芒芒天田芄芄作穀濟曰天田天子之籍田

供禘亭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綜曰禘郊謂祭天於南郊也言天子籍田

千畝必須親耕者為敬其祖考用充宗廟之粢盛故曰勤已善曰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玄曰禘

大祭也又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以為粢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粢在器曰盛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

也銑曰禘郊祀於郊以兆民勸於疆場亦感懋力以供黍稷勤已戒怠惰也

耘耔音子

綜曰北民謂百姓也疆場有瓜或耘或耔爾雅

曰懋勉也

韓曰北民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

綜曰陽暖

沐化相勸勉理田也

善曰毛詩曰春日

月之時與諸侯合射辟雍行禮教

善曰毛詩曰春日

載陽鄭玄曰載之言則也東觀漢記永平三年三月上

綜曰

初臨辟雍行大射禮

銳

設業設虞

巨

也業枸上板刻為鴈齒捷業照植者為虞橫者為枸以

施設縣之宮中也鋪大鍾也

善曰毛詩曰設業設虞

周禮曰正樂懸之位王宮懸鄭司農曰宮懸

四面也毛詩曰鋪鼓有戰詩傳曰大曰鋪

鼓

汾

鼓逃樹羽幢幢五臣作幢音同

綜曰鼓大鼓也鼓小

鼓軍事又曰路鼓路鼓毛詩曰崇牙樹羽毛其曰於是

備物物有其容

綜曰言備具也物禮物射之禮物並有容飾也善曰左氏傳屠蒯曰事有其

此時禮物備有儀容

良曰言

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

綜曰伯夷唐虞時明禮儀之官也后夔舜臣掌樂之官言禮以行施故云起樂以靜陳故云坐善曰左傳曰

孟僖子不能相儀又曰昔玄妻樂正后夔取之儀禮曰大射工六人翰曰伯夷舜秩宗也使相視禮儀夔舜

典樂者使之為工言后者以其為諸侯也時雖無此二人言我今使賢皆此類故稱之張大侯制

五正

音征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鄭司農曰王張五采之

侯即五正之侯也謂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士二正以布畫取五方正色於大侯之上也翰曰即五正侯

也設三乏扉

翡

司旌

綜曰言大射張三侯故設三乏以革為之設旌者之禦矢也司旌

謂執旌司射中當舉之周禮曰服不氏射則以旌居之而待獲杜子春曰之音為置乏之乏爾雅曰扉隱也

銳曰乏以皮革為之今人隱并夾既設五臣作飾儲乎廣庭

綜曰并夾鉗矢者周禮曰射則取矢也言侯高則以并夾取之也儲待也廣大也謂張設於大庭以待天子也

濟曰并鉗箭具箭高手取不於皇輿夙駕輦於

東階綜曰輦之言却也謂却於東階下天子未乘之時也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良曰以待天子

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綜曰須俟也消不見也掃滅也言晨

時啓明先見尚有餘光日出乃不見霞日邊赤氣也謂天子須啓明光消霞滅日上扶桑乃就乘輿也禮天子

日出乃視朝善曰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淮南子曰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也向曰須待也

天光日也言待啓明星消滅不見朝霞掃除日上於扶桑乃天子出時天子乃撫玉輅時

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

鯨曰玉輅謂玉飾之

也鄭玄禮記注曰撫猶據也東都賓曰登玉輅乘時龍發舉也鏗猶擊也華鐘謂有篆刻文故言華也善曰

周易曰時來六龍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鐘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馬莫使

之而自走高誘曰二人太一之御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弭按節徐行也史記曰黃帝舉風后以

理人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應劭漢官儀曰常伯任侍中出即陪乘也濟曰弭節猶按節也陪乘從車也

大丙太一御也或按節為御或使從車俱行亦類上文使伯夷與夔攝提運衡徐至於射

宮

綜曰攝提有六星玉衡北斗中星主迴轉並節於車上徐行至於射宮射宮謂辟雍也善曰漢書曰攝

提失方音義曰攝提隨斗杓所建十二月也杓匹遙切
春秋保乾圖曰斗節運衡何休公羊傳曰運轉也濟

曰言天子隨攝提所建玉衡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閏
所運至於射宮是與天合德

側虞奏王夏樂名也天子初出奏也闕終也善曰周
禮曰出入則奏王夏又決拾既次彫弓斯鼓綜曰決以

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韞捍著左臂也彫弓
謂有刻畫也彀張也善曰毛詩曰決拾既次鄭玄曰

次謂手指相比也向曰次比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
也言二物相比彫弓遂張也

以遠喻綜曰昭明也誠心謂天子之心也善曰禮記
曰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白虎通曰天子所

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名之為侯者何明諸侯不
朝者則當射之然則射者帝誠心遠論於下也文子曰

朝者則當射之然則射者帝誠心遠論於下也文子曰

誠心可以懷也良曰暮春有草木未生進明德而崇

業滌饕

叨

饕

結他

之貪欲

以音喻叶韻

崇

猶興也

業

射義曰射所

業

射業也

也

也

也

滌蕩去也言有貪婪嗜慾者皆滌蕩去之也善曰漢書明帝詔曰親射泰侯蓋選士咸惡助微遠陽也周易

曰君子進德修業杜預左氏傳注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饕翰曰饕饕貪財食也言皆以德業滌除之使不生

也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驚綜曰衍布也方道也

也善曰典引曰仁風翔乎海表禮記曰射者仁道也

也人曰古諧侯之射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廣雅曰方正也

也銑曰言仁義日月會於龍甃關恤民事之勞疚綜曰

也日月會於尾謂十月時也疾病也民勞病於歲事到

此月乃終也故天子愍恤勞來之

文選

三

會於龍苑國家於是乎蒸嘗也賈逵曰龍苑因休力以尾也月令孟冬日在尾漢書曰東宮蒼龍

息勤致歡忻於春酒

綜曰謂田事畢休民力息勤勞也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勞農以

休息春酒謂春時作至冬始熟也毛詩曰春酒惟淳良曰使飲酒歡欣執鑿刀以袒割奉

觴豆於國叟

綜曰言天子親執鑿刀袒石膊而割牲以示敬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二年詔

曰十月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毛詩曰執其鑿刀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袒割禮記

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翰曰鑿刀上鈴也袒肉袒也觴酒器也豆籩豆

也國叟三老五更也言天子親執刀降至尊以訓恭送肉袒割牲奉酒及籩豆於三老五更

迎拜乎三壽

綜曰降下也至尊天子也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教天下之敬故

來拜迎去拜送焉善曰左傳曰享以訓恭儉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家天子獨

拜毛詩曰三壽作敬慎威儀示民不偷以朱反叶韻

禮也毛詩曰敬慎威儀視民不佻我有嘉賓其樂愉愉

悅之貌嘉賓謂三老五更也愉愉和聲教布護五臣作護盈溢

天區綜曰布護猶散被也天區謂四方上下也言天子教愛及之尚書曰聲教訖于四海翰曰茂散也

言布散溢文德既昭武節是宣綜曰既已也昭明也宣猶發也言文武之教無

處不臨善曰尚書曰誕敷文德漢書武帝詔曰躬三

農之隙曜五臣作耀威中原善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韋昭

曰三時春夏秋也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向曰隙暇也冬即農之暇也歲惟仲冬大閱

西園

綜曰西園上林苑也善曰周禮曰仲冬教大閱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後漢書曰先帝左

開鴻池右虞人掌焉先期戒事

綜曰先期日初戒羣吏脩獵具也善曰周禮

虞人掌山澤之官度知禽獸多少戒猶告也良曰先期吉日以戒獵事悉率百禽鳩諸靈

囿

綜曰悉盡也率紋也鳩聚也囿苑也囿謂集禽獸於靈囿之中善曰毛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萇

曰驅禽獸於王之左右鄭玄曰率循也悉率驅禽獸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毛詩曰王在靈囿獸

之所同是謂告備

綜曰同亦聚也備具也言禽獸皆已合聚田物具備也善曰毛詩曰獸

之所同禮曰乃御小戎撫輕軒謂小戎之車輕便宜收告備于王

獵鄭玄曰輕中畋四牡既佶奇且閑良馬可用獵者毛

車驅逆之車詩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銑曰四牡四馬也佶健也閑習也言四馬至于中畋皆勉健慣習也

戈矛

若林牙旗續紛迄于

善無于字

上林結徒為

善無為字

營

綜曰若林言多

也續紛風吹貌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旌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迄至也結止

也徒衆也營域也上林苑名善曰說次五臣和樹表文曰營市居也濟曰結平徒為營域次作叙和樹表

司鐸授鉦綜曰次比也和軍之正門為和也表門表也司主也鉦鐸所以為軍節善曰周禮曰大

閱虞人為表以旌為左右和門又曰教振旅辨鼓鐸鐸鏡之用濟曰言叙列軍門建樹標表鉦鐸所以節進

退言司主者授坐作進退節以軍聲綜曰言聲中進退人使擊發也

善曰周禮曰司馬執鐸以教進退之節是謂軍聲三令五節銑曰言鉦鐸坐而教進退之節

申示戮斬牲

用命者斬之若牲也善曰尹文子曰將

戰有司讀詰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史記曰孫子約束既布三令五申之周禮曰大閱斬牲以徇陣曰

不用令者斬之銑曰牲牛羊豕也斬牲者示人之必戮明不從令者必斬

陳師鞠旅教達

禁成

五申禁令已行軍法成也善曰毛詩曰陳師鞠

旅

教令識禁忌也

火烈具舉武士星敷

也言武士獵徒如

星之布也

善曰毛詩曰火烈具舉毛萇曰列人

持火也銑曰使人俱舉火武士布散若星也

灌魚麗

高

箕張翼舒

發於此而列行如其之張如翼之

舒善曰左氏傳曰晉荀吳與華氏戰于赭邱鄭願願為鶴其御願為鶴人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

濟曰魚麗陣勢其軌塵掩迹周匪疾匪徐綜曰掩覆也

張翼舒亦陣之形軌塵掩迹向曰言車軌之塵下覆落其

之塵適自覆跡言得遲疾之中也善曰穀梁傳曰蒐于紅車軌塵馬候蹄也

迹是不疾不徐而得中馬又不詭遇射不翦毛善曰孟子曰為之詭

曰橫而射之曰詭遇毛萇詩傳曰面傷不獻翦毛不獻翰曰射背去者不橫射翦斷其毛升獻六

禽時膳四膏綜曰升進也善曰周禮曰庖人掌供六禽鄭司農曰六禽鴈鶉鴝鳩鵲也良

曰六禽鴈鵲鴝鴝也升上也上獻宗廟也四膏馬牛膏香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時膳供四時之膳也馬

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五臣解眾伏放麟綜曰極

衆也勞罷勞也大鹿曰麟解散也果罔也周易曰王用
三毆失前禽也毆與驅同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與車

士也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
三曰充君之庖銑曰既成禮而解網不欲殺麟獸也

稱故則餘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綜曰窮極也
獸可知

也物謂禽獸也言殺禽獸不盡即昭明人君行仁之道
謂崇儉故也善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曰好奢必

樂窮樂者亂之所興左傳曰享以訓慕天乙之弛氏式告
恭儉翰曰若此可教於儉明於仁

古因教祝以懷民五臣作人綜曰天乙殷湯名也弛
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網置

四面湯拔其三面置其一面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
學紓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

之曰湯德至禽獸三十國歸之高誘曰紓緩也儀姬伯
毛萇詩傳曰懷來也向曰今慕此以安萬人儀姬伯

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

綜曰儀則也姬伯文王為西伯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呂尚

東海人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曰所獲非龍非彫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渭之

陽與語大說文王勞之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遂載與俱歸濟曰儀法也言我講武法此而

思之澤浸昆蟲咸振八寓

綜曰浸潤也八寓八方區宇也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

獸昆蟲馬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也蒼頡篇曰宇邊也說文曰寓稿文字字翰曰昆

蟲小蟲也潤及之言惠澤廣威德遠好樂無荒允文允武

綜曰允信也無荒言不好荒淫

之樂信與文王武王等其功德也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良曰言好游樂而不荒淫

信文武之道

薄狩于教既瑣瑣

綜作

焉歧陽之蒐又何足數

綜曰教鄭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周王狩也環環小也言鄙不足說也歧陽岐山之陽謂成王所狩之地亦以

小不足可數也善曰詩曰建旄設旄薄獸于教左傳曰成王有歧陽之蒐濟曰瑣瑣鄙陋也歧陽成王所

獵教地名宣王所獵蒐狩皆獵也爾乃卒歲大儺奴毆言天子過之彼皆鄙陋何足比數

五臣除羣癘綜曰卒終謂一歲之終儺逐疫鬼善曰作驅除羣癘漢舊儀曰昔顓頊氏之有三子已而為疫

鬼一居江水為瘟鬼一居若水為罔兩或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於是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

虎皮黃金四目玄衣丹裳執戈持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也鉞曰歲終之日為之以

清涼室也方相秉鉞巫覡操刀蒟音例善曰周禮癘疫癘鬼方相秉鉞巫覡操刀蒟曰方相氏黃金四

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國語曰在男謂之覡在女謂之巫也說文曰操把持也左傳曰襄公乃使巫以桃茢先

被殞杜預曰蒯可以厭鬼震子萬童丹首玄製綜曰依

童女也朱丹也玄製卑衣也善曰續漢書曰大儺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上百二十人為儺

子皆赤幘卑製以音刈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飛礮雨散

剛痺音必斃綜曰桃弧謂弓也棘矢箭也痺難也言鬼

以正歲十二月命時儺以桃弧棘矢且射之赤九五穀播洒之以除疾殃左傳曰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說文曰

臬射埽的也埽之尹切良曰弧弓也臬限也無限其數向曰礮石也痺鬼也言投石如雨剛堅之鬼皆死

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綜曰煌火光也馳競也

謂四海也星流謂羣鬼競走煌煌然如火光之與流星也善曰續漢書曰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駘騎傳

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星流言疾也左傳曰
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翰曰火馳星流言急也急逐惡

鬼奔於 然後凌天池絕飛梁 綜曰凌升也 善曰莊子
四方 曰北溟者天池也如淳漢

書注曰直渡曰絕甘泉賦曰歷倒景而絕飛梁 銑曰
天池海也凌渡也飛梁浮橋也言逐鬼渡海為浮橋絕

過之將至海 捎 所螭魅斫側獠葵狂斬蛟紆蛇逸腦老
外擒殺也 捎 交 螭 魅 斫 側 獠 葵 狂 斬 蛟 紆 蛇 逸 腦 老

方良 擊也 方良草澤之神也 腦陷其頭也 善曰諸鬼
方良 綜曰魑魅山澤之神 獠狂惡戾之鬼 名捎殺也 斫

之說者各異今隨所釋而載之不改易也 莊子蛟蛇之
狀其大若數其長若轅紫衣而朱冠 向曰捎斫斬腦之

皆殺害也 餘 囚耕父於清泠 零 溺女魃 蒲於神潢 音黃
並惡鬼名 餘 囚耕父於清泠 零 溺女魃 蒲於神潢 音黃

曰清泠水名在南陽西鄂山上神潢亦水名未知所在
善曰山海經曰有神耕父處豐山常游清泠之淵出

入有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勾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所居不雨 良曰言曰溺二鬼於二水之中

殘夔魃

虛

與罔象殪

煙計

野仲而殪

廉游光

綠曰殘猶殺也夔木石之

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現則其邑大旱說文曰魃耗鬼也罔象木石之怪殪殺也殪滅也野仲游光惡鬼

也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 翰曰殘殪殪亦殺害也夔魃罔象野仲游光皆鬼名 八靈為之

震懼

之

況魃

岐

域

與畢方

神

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

火在人家作怪災 善曰楚辭曰合五岳與八靈王逸曰八靈八方之神也爾雅曰震懼懼也漢舊儀曰魃鬼

也魃與蜮古字通 濟曰震驚也魃戴一小鬼畢方老鬼言擒殺衆鬼於四海之外八方之神尚猶驚懼況老

小之鬼乎言 度朔作梗 梗守以鬱壘神荼 徒副焉對操

怖懼之甚

七索葦

綜曰東海中度朔山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壘領衆鬼之惡害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善

曰風俗通曰黃帝苦上古時有神荼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二人於樹下常簡閱百鬼鬼

無道理者神荼與鬱壘持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又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以禦凶也毛詩

傳曰梗病也謂為人作梗病者向曰操執也言目察度朔有鬼為人病者使二人對執索葦以縛也

區陬

子司執遺鬼也綜曰察觀也區陬隅隙之間也司主

銑曰區陬隅隙也言神荼鬱壘視隅隙之間有遺餘之鬼將執之夫大儼驅逐豈能見鬼逐殺於海外持索而

縛之乎蓋作者京室密清罔有不避也音葦綜曰密靜飾其事壯其詞

題善也謂無復疫癘皆得安善也韞曰於是陰陽交題美也言掃去衆鬼京室清淨無有不美

和庶物時育

綜曰庶衆也漢書曰陰陽和風雨時言疫癘既無陰陽乃和衆物育養也濟曰若

此言德化及之

卜征考祥終然允淑

綜曰征巡行也考問也祥吉也允信也淑善也善

曰左氏傳石奚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易曰視履考祥毛詩曰終然允臧也向曰卜征

卜行將巡狩也考其嘉祥終然吉善其後行

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

綜曰乘輿天子也岱泰山也種曰稼收曰穡謂春勸東方諸侯課民以耕種故尚書云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

柴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

於六反綜曰衡秤也軌法也寒燠

猶苦樂同一齊皆使中不參差也

善曰尚書曰同律度量衡又曰急恒寒若豫恒燠若

跡也量升斛也舒緩也燠暑也使天下衡律軌量皆同為一而寒暑急緩齊均也

省幽明以黜

陟乃反旆而廻復

綜曰省察也幽暗也黜退也陟升也謂有功者進無功者退尚書曰三載

考績黜陟幽明反旆謂廻還也

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闔風

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

綜曰先帝先神也舊墟長安也慨歎息也古往也謂前漢初也

俟待也闔風秋風也祠謂祭祀高祖廟也遐逝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二年十月幸長安祠高祖廟周書曰

恭明祠專明刑易說曰秋闔闔風至 輶曰舊墟西京也言待此風自西遐遠而至乃祀高祖既春游

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

綜曰春游謂仲春巡行盛岳是時蟄蟲皆開戶帝乃東巡助宣

氣也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向曰言春游者為有蟄蟲潛匿未出

者故巡游以啓發出之

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

他杜切

曰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此時萬物始成善曰晏子曰
吾王不游吾曷以休吾王不豫吾曷以助一游一豫為
諸侯度爾雅曰秋為收成毛詩曰豐年多稌毛萇曰嘉
稌稻也銑曰言秋游者觀收成見豐年之多稌也嘉

田畯之匪懈勤善作

致賚於九扈

音戶主田官也九扈農

正知田事扈正也言天子行慶福致賚於九扈使民不
淫放善曰毛詩曰田畯至喜又曰夙夜匪懈左傳鄭

子曰九扈為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鴈鵠夏
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喈喈宵扈
噴噴桑扈竊脂老扈鵠鵠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
其宜以教人事也良曰嘉其勤而匪懈皆賜賚之左

瞰 勘 賜 谷 右 睨 玄 圃 眇 天 末 以 遠 期 規 萬 世 而 大 摹

莫補

叶韻 綜曰賜谷日出之處玄圃在崑崙山上瞰望也
睨視也眇視也摹法也言帝之巡狩眇然以天末為遠

期規欲以為萬代之大法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於

暘谷浴於咸池又曰懸圃在崑崙閭闔之中玄與懸古

字通劇泰美新曰創億兆規萬世向曰言天子巡狩

東視日出之處西視崑崙崑崙之上眇然於天末為期規以

萬代之業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愈寧也歸謂西征旋

乃釋吏士之幼勞祭祀受多福以安寧也善曰尚書

曰永膺多福銑曰膺當也言自巡遊而還受多福以

安總集瑞命備致嘉祥騶虞澤馬之屬也瑞應也祥神也即

風之屬也善曰墨子曰禹親抱天之瑞命也孝經鉤

命決曰帝王起緯合宿嘉瑞貞祥良曰瑞命嘉祥皆

王者之圍語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養也林氏

美應山名也騶虞義獸也善曰山海經曰林氏有珍獸大

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其名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劉

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應劭漢書注曰擾音柔陰嬌
識曰聖人為政澤出馬山海經曰大封國有文馬縞身
朱鬣名曰吉良乘之壽千歲瑞應圖曰騰黃神馬一名
吉光然吉良騰黃一馬而異名也濟曰言皆得牢養

擾馴 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
綜曰女牀山名在華陰西六百里山

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色文名曰鸞鳥
見即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鵠五采
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植華平於春圃
天下安寧 向曰言皆集於此而鳴舞

豐朱草於中唐
綜曰植猶種也華平瑞木也天下平其華則平有不平處其華則向其方傾中

唐堂塗也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地則華平盛
也瑞應圖曰木名也宮閣記有春王圃鵲冠子曰聖王
之德下及萬靈則朱草生抱朴子曰朱草長三尺枝葉
皆赤莖似珊瑚也如淳漢書注曰唐庭也毛詩曰中唐

有惠風廣被澤洎幽荒

綜曰惠恩也洎及也幽荒九州外謂四夷也向曰惠風仁惠

州之風化及也幽荒九

北燮

素丁令

五臣作零

南諧越裳

綜曰燮諧

皆和也越裳南蠻今九

真是也

丁令

國名

善曰漢書

曰匈奴北服丁令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

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

西包大秦東過樂浪

音郎善曰司

馬彪續漢書曰大秦國名犂鞞

鞞在西北之西漢書有

樂浪郡翰曰樂浪大秦東西遠國名言盛德包過於

此重古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

綜曰重古謂晚夷狄語者九譯言始至中

國者也

善曰國語曰夫戎狄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昭曰古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韓詩

外傳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晉灼漢書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尚書曰

禹拜稽首四夷來王翰曰僉皆也稽首拜也重古謂
重為叙其詞古以譯其意若此譯語度九重之國乃至

於此皆來歸于我是故善作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
王而拜首於前也

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綜曰京京師也規法也
盤庚殷王之名也斯干

謂周宣王儉宮室之詩也今漢光武改西京奢華而就
儉約合斯干之美善曰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

銑曰遷邑易京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
謂改都東京

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已履老

氏之常足綜曰登謂上泰山封王降謂下禪梁父也言
光武登上泰山下禪梁父則與黃帝齊其功

德為作也事業也永長也孔甚也以無為為功以無事
為業澹然不煩瀆也遵循也樸質也言遵循節儉尚其

樸素也孔子曰克己復禮馬融曰克己約身善曰史記曰黃帝封泰山禪云亭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漢書曰文帝躬節儉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老子曰知足常足翰注同

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善曰老子曰不見

上公曰放鄭聲遠美人使心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

抵紙壁於谷綜曰簡猶略也藏抵皆為不取之謂儉故

子曰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說文曰抵側擊也翡翠不裂

璆瑁不族音族綜曰翡翠鳥名也璆瑁珍名不裂不折其羽以為玩飾也不族不又族取之為器

也良曰不割裂其羽所貴惟賢所寶惟穀善曰尚書

不又族其體以為用

賢則通人安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人之命國之民去
重寶翰曰賢可理人穀可食人故特寶貴之

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信為本善曰淮南子云守

道順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人之去末反本是猶
發其源而壅其流也說文曰慤謹也良曰慤實也末

謂浮華本謂忠實人皆去彼取此也于斯之時海內同悅作說曰吁漢帝

之德馨善無馨字侯其禕離於而綵曰言於此之時皆同歡樂

美也銳曰侯惟也而語助辭蓋蓂莢為難蒔也故曠世五臣作代而不

覲惟我后能殖五臣作植之以至和平方將五臣作當數主諸朝

階綵曰覲見也蓂莢瑞應之草王者賢聖太平和氣之所生生於階下始一日生一莢至月半生十五莢十

六日落一英至晦日而盡小月則一英厥不落王者以証知月之小大堯時夾階生之謂不世見故云難時也后帝也惟我帝有至和之德故必能殖之方當生於朝陸得以數知月之大小謂堯英也善曰田休子曰堯為天子堯英生於庭為帝成歷後漢書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鄭玄毛詩箋曰方直也向曰時哉也

言此草不可裁我君能植之於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朝階方數英之數以辨月大小聲與風翔澤從雲柔綜曰胡何也懷來也柔安也言昏安之也良曰懷安也柔和也

遊綜曰翔游皆行也風者天之號令雲雨者天之膏潤故聲教與風皆翔思澤與雲俱行也銑曰言仁聲

德澤隨風從萬物我賴亦又何求綜曰我賴賴我也言雲布露天下萬物皆賴帝之恩惠

以得所無復他德寓天覆起輝烈光燭帝之德蓋如天求也濟注同

之覆日月之光輝照於遠近也善曰國語勃鞞曰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寓與宇同禮記曰天無私覆

曰寓猶蓋也言帝德為蓋如天之覆下人輝烈光燭皆明也言德之自上而照猶天垂日月而明狹三

王之趣

祿

趙

七木

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

遲而不能屬

綜曰狹謂陋也趙起局小貌也軼過也馳也言以三王禮法為局小狹陋過五常

而遠馳則繼二皇之跡也踵繼也二皇伏羲神農也遐

遠也武迹也屬逮也誰敢謂今所駕者遲而不能逮言

必能逮也善曰戰國策曰樂毅長驅至齊向曰我既陋小三王過趙五帝追繼二皇之遠迹誰謂車遲而

不及言可與爭先也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

精詳故粗為賓言其梗槩如此

綜曰懿美也罄盡也先生言東京之美未盡也

我有疾故不能究其美事也粗猶略也賓西京也梗槩

不纖密言粗舉大綱如此之言也善曰孔叢子謂魏

王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翰曰完亦盡也梗槩猶大綱賓謂公子也先生稱犬馬

也諫若乃流遁忘返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言

流情放心不自反寤恣意所為淫樂無禮以無節終後

卒當罹其憂禍即秦皇王莽是也善曰淮南子曰凡

亂之所由生皆在流遁廣雅曰遁去也孟子曰人有放

心不知求銑曰離罹也戚憂也言隨流而去失其歸

心自放不寤樂無節度後一言幾渠衣於喪國我未之學

必罹其憂患秦莽是也

也綜曰幾近也先生責公子云取樂今日皇恤我後

言今非之也善曰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乎且

夫挈苦結苦并之智守不假器况纂祖帝業而輕天位綜曰

言挈

餅之小智耳尚不妄以假人也纂繼也今如公子言皆
淫心放意之事此乃輕去天王之尊位而禪於董賢

善曰左氏傳曰雖有挈鉅之智守不假器禮也長楊賦
曰恢帝業尚書曰帝位艱哉良曰挈提瓶器也言公

子多說奢淫之事輕瞻仰作望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
帝位者何足尚也

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綜曰庸功也孔甚也肆勤也言
瞻望高祖功庸甚勤苦而得之

也言居天子之位常若奔馬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
善曰毛詩曰于室翹翹毛萇曰翹翹危也鄧析曰明君

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銳曰二祖高祖光武也言瞻
此二祖其功甚勤勞常猶翹翹然若乘奔馬而無轡勤

危懼之甚白龍魚服見困豫且余子雖萬乘之無懼猶怵
是以成功

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微行其焉如綜曰說苑
曰吳王欲

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即秦始皇高祖也昔秦始皇東游為張良所擊中其副車漢高祖於栢人亭殆為貫高所中輜重車也馬言安也如往也公子說微行要屈故先生問之言欲何往善曰尚書曰怵惕惟厲孔安國曰怵惕怵懼也方言曰戒備也遇秦論曰一夫作難惕驚也老子曰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張揖曰輜重有衣車也漢書曰武帝微行始出向曰馬何也輜靜也言天子行在於安靜遲重獨自輕微行將何往也

夫君人者黈纁塞

耳車中不內顧

綵曰黈纁言以黃綵大如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內顧謂不

外視臣下之私也善曰大戴禮曰黈纁塞耳所以塞聰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綏車中

不顧塵不出佩以制容鑾以節塗
音度協韻綜曰佩

善曰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鑾和之聲行則鳴珮玉銑曰言聽鑾佩之聲以為節制行不變玉

駕不亂步綜曰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則鑾和響並謂君之禮法良曰行緩急得中則玉聲不

變馬步整齊鑾聲乃和却走馬以五臣糞車何惜驤鳥裊寧與飛

兔綜曰却退也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

走馬以務農田然今言糞車者言馬不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也何惜言不愛之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驤

裏古之駿馬濟曰驤曰行五千里兔曰行三萬里言禮義大布甲兵不起却走馬以務農雖有駿馬終無所

用誰復愛惜之方其用財取物常畏五臣生類之殄也賦政任

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綜曰方將也

萬物之類也珍盡也任役謂使人常畏人力盡也論語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之謂也善曰

毛萇詩傳曰太平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銑曰言儉約而愛人

山無槎假杵葛

畋不麋鳥胎綜曰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杵不麋胎者言不如公子所道獲胎拾卵校獲麋麋也

漢書昔先王山不槎蘖畋不殺胎向曰斫木曰槎斬木而復生曰杵山不為槎杵畋不傷麋胎言仁之至也

復折公子獲胎拾卵校獲麋麋草木繁廡武鳥獸阜滋綜曰蕃滋也廡盛也阜大也滋

益也廡班固漢書序曰蕃阜庶物民善作忘其勞樂輸其財

綜曰民謂百姓也言民不以力役為勞苦不以財賦為損費故文王有子來之人武帝時卜式入錢以助官也

忘善曰周易曰悅以使人人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

雍熙

綜曰言富饒是同上下咸悅故能雍和而廣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善曰尚書曰黎民於

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

洪恩素蓄民

善作

心固結曰

洪大也蓄積固牢固也謂高祖已下積恩施惠人心固結故王莽之時皆謳吟而思漢善曰四子講德論曰

洪恩所潤不可究陳國語甯莊子曰民無結不可以固孫子曰吾將固其結

執義顧主夫懷

貞節

綜曰夫猶人人也言執禮義之心顧思漢德人懷貞正之志分也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銑曰

王莽時人皆顧思漢主雖匹夫猶懷貞正之節怨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

音鐵

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

綜曰慝惡也統嗣也替廢也謂怨王

莽之逆命怨漢統之替廢也玄神也謫變也謂王莽之志陰行十八年而成變計也 翰曰姦惡王莽也干逆

也玄神也神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徒結反人之謀陰行

光武也章明也秩常也言明漢家之常秩善曰甘泉賦曰聖皇穆穆東都賦曰漢祚中缺 濟曰天階天子

也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小民以媮通樂

忘民五臣作人怨之為仇也綜曰若如此也言如此即王業

仇讐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臾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已當成大讐也善曰毛詩曰致王業之艱

難左傳曰晉桓子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狂好殫物以窮預曰勦勞也左傳曰師服曰怨偶曰仇

寵忽下叛而生憂也綜曰殫盡也寵驕也忽忘也生憂謂生已之憂患也言好盡人之財

以寵極驕逸之樂忘人叛已之為大患也漢書谷永曰
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亡向曰言盡人財以恣其驕

而不悟人叛已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綜曰覆敗也
善曰孫子

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所以載舟所以覆舟濟
曰君之臨人猶舟之在水御之失道必致傾覆堅冰

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魚裁至者不可不慎之於初所

以尋木起於牙蘖洪波出於涓泉善曰周易曰履霜
堅冰至說文曰尋八尺也山海經尋木長千里枝乘上

書曰十圍之木始生而蘖孔安國尚書傳曰用生枿栽
韋昭曰林生曰蘖鄭玄禮記注曰栽植也蘖與枿古字

同昧旦不顯後世猶急況初制於甚秦服者焉能改裁

去聲叶韻綜曰昧早也不大也顯明也急懈也謂起
行大明之道後世子孫猶尚懈怠譬如為人裁衣始制

之洪大服者得而衣之何能更小之乎善曰左氏傳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賈遠國語注曰裁制也

者翰曰首為舍秦服行之為儉約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

羽獵之辭雖系計以顏牆填澁七亂以收置嗟解罟浮

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綜曰系繼也亂理也相如上林賦曰乃命有司

墮牆填澁使山澤之人得至焉揚雄羽獵賦曰放雉兔收置罟規猶諫也祇適也愆短也尤過也言不能補其

愆臣濟參五臣以陵君忌亡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

託於東西朝廷善無顛覆而莫持綜曰濟謂度也陵踰君

法若季氏八佾舞於庭左傳莒弘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言尊卑所以為國今反陵之故非所以經國柝守夜

所擊木也顛隕也持扶也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隕無復扶持也東謂函谷在京之東西朝則京師也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向曰濟蓋也是時賊臣益為奢侈以陵其君不為國家長久之計故王莽得為篡逆莽使兵擊木守關而三輔兵已入長安此則西京朝廷顛覆不可扶持

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

入其緣曰所習為心所好愛者即學翫習也先入言久處語孔子曰入善人之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不善之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皆猶體所習故今言公子以長安為好亦然向曰入染也言凡人以所學為是以已習為安猶久處鮑魚之市不覺其臭亦猶習染奢侈咸池不齊度於蠅為咬為交而衆聽者之事不知其非

或疑

五臣作
疑惑

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

綜曰齊同也咸池
堯樂也

也言咸池之音本不與繩咬同而衆聽者乃有疑惑子
野師曠字曉音曲者以喻安處先生也言西奢泰肆情
不依禮度東京儉約依禮行事衆人觀之謂是其一唯
安處先生得知其指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
池答賓戲曰淫繩而不可聽者非寵宴之樂也李奇曰
淫繩不正也傅毅琴賦曰絕激哇之淫法言曰哇則鄭
李軌曰哇邪也舞賦曰吐哇咬則發皓齒然哇與繩同
咬亦不正之聲咬或作蛟非也左傳叔向曰子野之言
君子哉翰曰繩咬淫聲其聲豈可齊度而衆人聽者
不辨其聲美惡而疑之子野師曠也善音律若聽此音
而不疑惑者獨曠而已言公子昧奢儉之得失與衆
人聽正樂與淫聲而不相辨豈可同於師曠不惑乎客

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

綜曰容斥公子謂聞東京文義
之道若醉飽焉

銑曰容公子

也得道勸德畏戒喜懼交爭

綜曰勸德謂公子見先生說東京禮法自勸勉行其

道德又畏懼先生之戒

良曰交爭於胷中

五臣

然若醒朝疲夕倦奪氣

虎雉魄之為者也

善無也字醒病酒也

綜曰罔然猶惘惘然也

如神奪其精氣又若魂魄亡離

善曰說文曰魄奪也 濟曰魄驚也惘惘然若朝病

酒與夕疲倦奪移神氣

驚散魂魄其為如此 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

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

吾子

綜曰公子本以奢侈為美談今見先生迷東京之德所以忘美失夸也良久頃乃復能言也自鄙其

迷惑所學者非正也言己之惑不知南北今先生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三隅反也善曰論語曰荷蕢曰鄙哉

硜硜乎廣雅曰鄙固陋不惠揚子法言曰習非而勝是
況習是而勝非乎桓譚上便宜曰管仲桓公之指南

翰曰吾子先生也公子自責
已迷幸得先生為我指南 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

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

咸在於此

綜曰若如也公子言如僕所聞西京之事蓋是虛華而無實錄先生安處先生也徵驗也

乃知先生之言信有徵驗也公子重自鄙曰如今日後日
言先生之言信有徵驗也公子重自鄙曰如今日後日

處父華而不實怨之所聚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
有徵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尚書曰明德惟馨 昔常

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

綜曰三墳三皇之書也五

典五帝之書也泯滅也覩見也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
農名並古之君號也善曰左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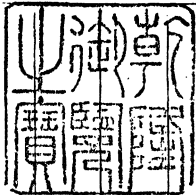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管子曰管仲對桓公曰神農封泰山炎帝封泰山孝經鉤命訣曰佳己感龍生帝魁鄭玄曰佳己帝魁之母也魁神名宋衷春秋傳曰帝魁黃帝子孫也銑曰泯絕也

得聞先生之

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綜曰先生安處

先生也大庭古國名也尚高也走公子自稱走使之人如今言僕夫不敏猶不達也公子言我雖不敏於大道庶幾先生之說遂達矣善曰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考經曾子曰參不敏



文選卷三